

社工教育是否不如我想像的——三個社工學生的反思筆記

江孟恩、蔣瀚霆、劉冠儀

前言

這是一篇三名社工所學生的經驗敘事。我們有著各自截然不同的社會工作成長軌跡，分別有大學雙修社工，接著念了社工所；大學專業是研發藥物，因著信仰召喚跨界到社工所；以及一路從社工系到衛福所，但中間選擇做學院的逃兵跑到街頭找社工。雖然背景相當不同，但我們因著 318 運動而走在一起，因著不同時期的運動衝擊而對過往的社會工作訓練及想像有了改觀。我們想藉著這份書寫來整理自己。這份書寫從各自成長的角度出發，視角所及可能略顯狹窄，亦無法涵蓋絕大多數的社會工作教育現場，然而，這或許將是我們彼此對話的開始。

壹、 我們從何而來

一、 為服務使用者「發聲」(孟恩)

記得高中時期選填志願時，輔導老師依著我的性向測驗和我這麼說了一句話：「你知道社工系是甚麼嗎？就是一群有著熱忱服務大家的科系，你的性向測驗結果你喜歡與人互動的工作.....」雖然最後因為考試成績，沒能如願填取社工系，進入大學後我始終仍然走上雙修社工的這條路，我想在這冥冥之中心裡有股力量拉著我往這方向邁進。

回到當時奠定我未來想走社工路的時期，也就是在我大二時期，大二的我雙修社工系，我的第一門社工課就是「社會工作概論」(以下簡稱社工概)，也是讓我愛上社工的起點。社工概這門課也就是最入門，但是也可以總括的看到整體社工的精神價值與工作內容，老師在台上賣力的提出個案讓我們可以更貼近我們服務的對象，也再三的提醒社工人必須對於這塊土地的人、事、物有著高度的熱情，因為我們就是在和人工作！我知道就是有著這麼一群關心社會最弱勢、最底層的人民，社工就是懷抱著這樣的熱忱，願意為他們默默付出，甚至站出來為他們爭取權利；社工概這門課讓我了解社工的使命，「為服務使用者發聲」這是最初我對於社工的想像也是對於未來自己進入社工這個角色的期望，原來社工是門很棒的工作！因為我在老師身上看到原來我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協助他人有機會可

以過好一點點的生活，在當時，我設定自己未來工作：「我要當社工！」。但是，現在的我不禁開始懷疑起自己對於社工角色期待，課本上的社工應該是如此的懷抱熱忱、正義感與義不容辭，而現在我看到的社工是否有些不同呢？

二、 與人同行（靈靈）

我是一個國立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的學生，未來也是所學會的會長，但我以前並非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我大學學習的是化學，也做過半年生物化學研究。我沒有接受過四年的社工相關教育，我的生活周遭也不曾出現過社工蹤影，我與社會工作的關係，真要搭上邊就是大學參與學生組織，為同學爭取權益和暑期營隊帶領團隊的服務經驗吧。當我學業出現瓶頸，決心重新調整生命方向時，來自信仰的召喚、以及以助人工作自我實踐的憧憬，如甘炳光(2010)所著〈回歸信念：社工信念的實踐〉提到的「跟著我走，陪我一起面對就可以了！我做對時你鼓勵我，我做錯時，你要教我，但無論如何不要放棄我」、「社工是幫助案主尋找被遺忘的愛的旅程」，或方昱(2009)的文字：「社區工作方法讓我們親近土地與人們，讓我們覺察工具理性所帶來的壓迫與不正義，並嘗試以共享與互助的社群方式生活，和他們一起面對生活的困難與挑戰，並嘗試從他們的身上學習，累積具有實務智慧的知識」，以上種種時常讓我心生嚮往與滿懷感動，遂決心休學，在入伍同時準備社會工作研究所考試，一切從零開始。

到底什麼是社會工作？牢記的是教科書如林萬億(2012)〈當代社會工作〉中的定義 - 「社會工作是專業的助人工作。社會工作是協助個人、團體、社區增強或恢復其社會功能的能量，以及創造有利於達成目標的社會條件的一種專業活動」，對於社會工作願景亦由社區發展季刊與各種不斷建制的專業架構勾勒。只要我不斷考取證照，接受完善的訓練，我就可以助人自助吧？抱持著以上的相信，配搭燦爛的笑容與滿腔熱血，我通過了研究所面試，將要面對全新的領域。

三、 與「弱勢」一起工作（冠儀）

老實說，我覺得自己跟社會工作教育離得很遠。大學四年認真上過的社工課程寥寥可數。當初誤打誤撞的進入了社會工作領域，畢竟對於一個高三生來說，選填大學志願其實就是一場賭注，在那個人生階段不要說對於大學的專業領域幾乎無所知悉，更不消說對於自己未來的人生該如何規畫亦是一片茫然矇懂。原本懷抱著對社會參與的熱情想念社會學，差了幾分就分發到了社會工作學系。對於社會工作領域幾乎一無所知，曾聽人說就是學怎麼幫助人，也有人說跟社會學很

像，當然也有人說就是當志工，我就是帶著些許疑問與預設開始就讀，但也告訴自己：「相較於理論學習，社會工作才是在第一線面對弱勢人群的工作」，即便不熟但仍舊隱約有著能貼合自身期待的想像。

貳、 當，學校教育是唯一管道

一、 內化的「順從」(孟恩)

大學時期我就讀學校校風整體而言較為保守，教學上注重人文素養、期望學生能夠從體驗中學習，因此我們有許多體驗課程，並重視群體、合群的概念。許多人對我們學校的想像就是：「你們需要打坐嗎？你們需要唸經嗎？」我也是帶著這樣的疑問進到我們學校裡，實際在學校待上 4.5 年，我們學校不用打坐也不用唸經，但是真的非常注重人文素養與團體概念的教學，舉例而言：上課時，教職員生皆須穿著制服，除了整體看起來整齊之外，也期望能夠學習回歸到自我本身，而非依照穿著來判斷與比較一個人，這樣的概念，另一個思考面向也就是去個人化，在當時學校裡，我深刻從老師與學校的氛圍裡學到，對於體制與規範的順從，大學時期的我與現在大部分的我，仍然內化的無法脫離。

「順從」這件事情，大學時期的經驗，整體學校的氛圍我們穿一樣的衣服、綁一樣的頭髮、穿一樣的襪子，聽起來就像是一個軍隊，只是是有人文素養的軍隊。記得在當時的我內心有許多的衝突，例如：為什麼一定要綁兩隻辮子才是有精神呢？能不能有其他替代的做法呢？例如綁馬尾呢？，學校教我們「一樣」就是好的。記得當時在課堂上與老師討論了「穿制服」這件事情，老師與同學們的回應讓我感到震驚：「既然，自己選擇進來這個學校，因此你必須要遵從這樣的規定，因為當初的你選擇近來這學校。」這樣的回應與內化的遵從，究竟是不想改變還是害怕改變呢？對於體制上規定的因而需要照單全收。

大學時期的教育對於我來說，是個照單全收的時期，當時的我不論是在本科系或者是社工系而言，針對體制與政治面向的思考與引導相對較少，例如體福利設計的思考與反思，對於整個體制如何去改變，以及如何作調整，這方面的訓練是較少的，而另一層面影響更盪的我想是學校氛圍的影響，我們學習到了接受指令與遵循規則，雖然內心有小小的疑問與聲音，但是在當時我們也慢慢的學會漠視自己的聲音。

這樣帶著封閉與保守思考的我，來到了研究所！許多尖銳的議題不斷的衝擊

著我，例如社工師考試制度的存在價值？例如：大學時期整體系上分為仍以「考上社工師為終極目標」，而這整個考試設置的脈絡與利弊也是我未曾去思考過的面向。到了研究所，我體會到了一件事：「很多事情，不是那麼的理所當然？有些事情，如果你都不去思考，那麼你只會順著大家的想法盲目地走，就如同行屍走肉般，是個沒有軀殼的人類，如同大學時期的我，雖然保有部分的自己，但是在整個體制下我又失去了自己的聲音；有些事情，我必須知道要改變，也必須要發出自己的聲音，雖然很辛苦，但是必須要有人去執行與付諸行動。」我的批判性思考就在這時候，慢慢的萌芽了！

二、 向左走，向右走（靈靈）

入學後像海綿一樣吸取教科書所沒有陳述的豐富知識，浸淫在社會工作各種理論的中英文文本閱讀，但在不斷撰寫日記與反思的過程中一直覺得怪怪的，我知道社會工作對社會與人抱有期待，期待可以透過自己的能力與專業去嘗試改變這個社會，不過課堂中總少了點老師自己的生命，少了更鉅視(或非主流?)如對資本主義與跨國自由貿易的結構性弊病之因應，乃至與弱勢者一起發動政治與社會行動，以及改善案主經濟的社會企業及社區產業的組織工作。尊重的師長有的念茲在茲是學生是否有考社工師、公職社工師，曾語重心長和我說，你已經通過研究所考試證明自己了，若有心就從體制內改革，要先把個案的本分作好，政策立法倡議組織是到了一定的位子再來做的事，好像很有道理，但這想法又被不同的老師鬆動，如王增勇老師社區工作課上的分享：「一個好的社工會問自己該怎麼辦，如果她已經知道要怎麼辦，可能會忽略案主求救的微弱聲音。社工要能無力，方找答案」，還有同學分享其參與行動研究年會的收穫：「能力不是透過專業與知識長出來的，是來自承擔，在在意的過程中不斷生產知識，能力在其中長出來的」，我在聽的當下，全身起了雞皮疙瘩，覺得內心有很大的悸動，是的，因為在意，所以去面對，去接觸，去行動，去整理。

更有王增勇、呂又慧(2009)的文字提醒我回歸初衷 - 「當社工變成修行的道場，社工就不僅僅只是一份求得溫飽的工作，或是專業分工裡的一種職業，而是一種安身立命的志業。志業不靠外在權威的肯定，而追求內在自我的實踐。因此，在工作中，尋找工作的意義，不在於長官的讚笑、外在學歷的肯定，而在於對自己的交代。」我覺得我不懂的太多，雖然覺得社工師法很煩，覺得所上貼榜單很搞笑，也好奇是否老師有考證照證明自己的專業，更在意的是是否能藉由社工教育探究自己，成為自己，期許自己能工作中讓對象成為自己。

三、 當進步只剩宣稱（冠儀）

從一踏入社工系，我們就不斷被灌輸社會工作是一門助人的「專業」，我們要與底層站在一起，我也曾經被這樣的理想所感召：「對，我們是協助弱勢，我們要跟他們一起工作！」在大一必修課「社會工作概論」的課堂上概覽社會工作專業的演進與各工作領域及助人方法，大抵分成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個案、團體與社區工作方法，以及許多所謂的專業原則。到了後來其實不難發現，從課堂內容到系上課程規劃其實都是圍繞著直接服務與個案、團體工作方法打轉，與之並列的間接服務、社區工作方法幾乎只在概論中出現過，「他們為什麼從課程裡消失了？」。我也開始對於自己在系上所學感到困惑，課堂教授的都是一些看似職前訓練的內容，不是 step by step 的工作流程就是缺乏價值思辨的口號與教條。後面幾年更覺得自己像是處在社工師證照補習班，不僅隨著社工師考試科目調整增設必修科目，甚至有老師按著教材章節上課並於每章節後進行大考猜題。在這樣的課程安排引領下，幾乎無法得到對於制度的反思、社工價值的再思辨、自我角色的反身性思考等學習，間接服務、社區工作、倡議行動被摒棄，或許因為這些不是考試重點吧。我曾對於「社會工作專業」仍舊打著社區、倡議等進步宣稱感到相當憤怒，事實上這些也就只是宣稱。漸漸的，對於系上課程我只感到不耐，助人工作難道就只是這些嗎？我開始與課堂學習漸行漸遠。

參、 那天起，我們有了疑問

一、 社工價值的撕裂（孟恩）

「蹲下...蹲下...蹲下...」、「不要害怕，因為在你旁邊的都是你的伙伴...」2014年3月18日，某些變化在我們的心裡開始產生化學作用。3月19日我到了現場，當時只是跟隨著同學們，到了現場聲援，當時以為這是一場馬上會停止的抗議活動，我以為就和以往的街頭運動一樣，很快就會結束。但是沒想到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前一天我們還開心的拍著照，一起討論著過幾天去唱 KTV，這一秒我們卻站在立院前，拿著抗議布條坐在馬路上。環顧四週，都是陌生人，但是在那裏，卻意外的覺得好溫暖也好安全，因為我們知道，縱使大家來自四面八方，但是我們卻同時關心著這個議題，我們希望可以訴求可以獲得回應與解決，當時的心理，我們還是樂觀的看著。

沒想到，這場運動已經持續了一個禮拜，我們的心裡是多麼的沉重與悲傷，

社運的每一天，沒有辦法安穩的睡覺，而有這麼一句話一直在我心裡想起，「我們對抗的是無法對抗，但是又必須對抗的人！」這些話一直不斷縈繞在我耳邊，思緒拉回課堂中，是的，我們必須要上課！和我們切身最相關的議題，但是我們卻要上課！想起立法院前，開始詢問周遭的夥伴們從何而來，「我是高中生、我是政治系、我念藝大、我已經在工作了.....」，主打與人工作的社工系，在立法院前，我遇到了幾個？真的是寥寥無幾。空蕩蕩的系館，隔壁的社會系已經投票決定響應罷課活動，但是我們卻還看似風平浪靜的坐在教室上課，內心一股衝突、矛盾的感覺不斷浮上心頭，在我心中扎根的社會工作價值呢？社工應有的社會責任呢？社工應該要為弱勢群體站在第一線的行動呢？這些問題不斷打在我心上，但我仍然痛苦的坐在教室裡，我們沒有停課、也沒有任何動作！

課本、課堂裡教我們，我所信奉的社工價值與使命，頓時間起了動搖！我以為當體制發生變動時，我們應該要衝鋒陷陣，我這麼想著：「當我坐在這裡，我的夥伴們是不是已經被驅離了？當我坐在這裡，我應該要行使的社會責任呢？當我坐在這裡，這樣的社工教育，怎麼已經和我想的不一樣了呢？」我們不應該是為了這個社會以及可能遭受剝削的無法發聲的人們為他們站出來，當他們沒有管道，選擇默默承受，社會工作教育不是教我們擁有能力的我們，我們應義無反顧也責無旁貸的需要為他們站出來？

記得老師這麼說的：「當體制上出現的問題；當這些體制即將會壓迫到某些弱勢群體時，我們應該要試著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件事情，可能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但是系上老師們，有些會積極協助於學運中進行抗爭的學生們，提供資源或經驗；也有些老師選擇繼續上課，或利用少數時間、下課時間詢問同學立法院的狀況。

但我仍開始迷惘了，我以為，我們應該全力以赴，就像社會系的老師們一樣，帶領學生們一同至立院現場，上一堂真正的民主倡議課，我迷惑了，這和教課書上說的具有熱忱的社工、應全力以赴的我們開始有落差，我不知道我該相信書上說的？還是要相信我現在所經歷衝突的一切？我們擁有的越多，吸收越多的知識、了解越多的資源管道，我們站在這樣的一個相關資源豐富的位置，不是更應該要付出我們的力量，來協助社會上相對弱勢的群眾呢？

這件事情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與立場，老師當然也是，社工無法與社會上的議題所分割，除了透過書本上，更應該透過實際上的行動，應該要走入人群當中，真實的了解到服務對象的聲音！唯有當真正的進入到他們生活與狀況中，

才能夠更貼近它們，而不是在課本當中了解服務使用者的狀況與需求。

經過了這場的運動，我想信有許多議題與創傷，仍需要自己或他人一起慢慢抽絲剝繭的了解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與價值，對於社工人員這樣的一個角色來說更佳的重要。環境，對於一個人的想法的改變與影響，在大學時期的我，深刻的改受到，一個環境的氛圍，若個人無法脫離與自覺，那麼就會順應著這個環境而走，久而久之可能也就迷失了內心自己的聲音，我想不論是社工教育更甚至是整個教育體制，應該讓學生除了聽到自己的聲音外，也要去試著發出自己的聲音。環境除了帶給人不好的影響，同時也是會帶給一個人另一個好的影響與啟發，就像我進入到了研究所，當週遭的同學們開始討論起政治、社會運動時，慢慢的，我也讓自己去試著了解，從一角角、一邊邊開始，慢慢的自己也習慣了在裡面的語、慢慢的我也開始找到自己的聲音、慢慢的我也試著了解體制。

這讓我想到一個繪本 [Max Lucado](#) 《你很特別》，這繪本在說，村落的每一個木偶他們身上都有許多的點點，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特色，身上都會有著許多星星與灰點點，沒有任何的才能或特色的只能被貼上灰點點，反之，有特殊才藝或長的漂亮的便會被貼上星星。在大學裡，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被貼上點點，不論是好的點點或壞的點點，因為我們被教導要順從這個社會的結構，這樣才是好的、才是乖的！但是我們都忘了去看看自己與他人的優點，進一步能夠有機會實行自己的力量與發出自己的聲音，為整個體制能做一點努力與改變！我想對於社工人來說，這是重要的，雖然我們聽到了自己與週遭人民的聲音，但是我們要學著如何幫自己與他人一起發出聲音。

二、 走在邊界（靈靈）

雖然我知道貼近個案的重要，也佩服每一位參與者的勇氣與熱情，然對於學運或各種議題的社會運動，我一向旁觀。雖然我會收羅正反方相關輿論、說帖等相關資訊，有時候也會擔當鍵盤勇士，在虛擬世界發聲，但也僅止於此，我的身體並不會近身接觸現場，話題一結束，各議題的種種便轉變成知識，脫離了生活，進入不斷遞增資訊的資料庫中，或許某一天可以拿來寫專題吧？然這次卻不一樣了，開始踏定立場，與人交流，或許和就讀社會工作以來對社會正義的探索有關。

太陽花學運期間適逢各校系教師停課或移地立法院上課，我所研習的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老師亦共襄盛舉，一時間班級上充斥相關的討論，班上同學亦自主到現場靜坐或支援，所上學長姊也有人積極扮演社區宣傳的小蜜蜂，乃至到議場

做義工，上台宣講等等，連家中話題也跟著政論節目之名嘴轉了方向，然我究竟可以做什麼呢？懷抱著此疑問，在行政院衝突當日，見臉書緊急召集，一下課，我便趕到現場，在人群中，在寒風，在緊張的氣氛中默默守護著議場，希望用身體體現自己的政治權力。

之後喜見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的成立，也為 3 月 30 日立法院社工野台開講中陶藩瀛老師條列卻滿懷感情，談社工如何把民主落實生活之陶十點感動，此十點羅列如下：1.工作場域的民主。社工專協應該是屬於實務工作者；2.社工教育協會需要民主化，應開放給督導給實習生者加入；3.學生學習要自主，論述生產與實務需如參與式研究等更多連結；4.機構民主化；5.政府委託案要有合理盈餘，別壓榨工作人員官逼民反；6.政府退出供產盈餘管理；7.社工專業認證自己來，納入案主意見；8.由案主評價工作，以案主福祉為社工績效的指標，且此福祉非社工扛，是政府取得政權的承諾，社工應有合理待遇；9.不應社工階級化來限制人學作天使菩薩；10.系學會追求民主，聯合系學會。我也開始閱讀〈權利導向的社會工作〉，希望能從更鉅視角度，能從人權、社會權，談政府對人民的承諾與保障。更在 5 月 25 日社工審服貿之後，確信我想在邊界工作，不論是社工與司法的交界，與醫療的交界，與教育的交界，與心理的交界，與財經的交界，與社企的教界，與政治的交界，與勞政的交界，與農政的交界，與動保的交界，與環保的交界，與地政的交界，與各種可能的交界，擔任跨專業的橋梁，雖然可能會被訓誡這不像所謂的專業社工，全人關懷的工作應該是能權變運動一切方法吧？

經過學運的洗禮，參與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的各種運作，對於鉅視結構有了關懷，心中也燃起社會正義之火與對於民主的看重，才發現自己的學習，其實很多不是來自課堂，而是生活的經驗與各種對話與活動的參與，也在其中反身做社工的召喚。一路至此，也已經五個月餘，在參與聯盟的過程中，我啟發了對多元議題的認識，更是拓展了人際網絡，結交良多如盧怡秀(2011)所云，對社會、對人有所期待的友人：「認識社會工作而就學習的人，其實都對社會與「人」抱持著期待，期待可以透過自己的能力與專業去嘗試改變這個社會，無論是從個案、團體或是鉅視面的社會政策」。也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看到社工教育對學生參與社會之衝動與熱忱之磨損，特別是社工師法頒布後，因應社工師證照的專業化制度，使得考試引導教育，課程安排須配合考試，社工人才之養成，鮮少有機會接觸倡導與社會運動等提倡批判思考的課程，難以更寬闊的視野宏觀的看待社會問題。且許多師長，對制度的抱怨也僅在口頭階段，或於課堂中並不現身，口說社

工應同理不同立場，保持中立之時並未展現其立場。我在參與學生聯盟的歷程中嘗試為自己找到立場，在學習貼近案主之時，在心中也長出一把尺來定調自己的方向，更是藉由社工探究自己，成為自己。

三、 在街頭找社工（冠儀）

經過大學一年的社會工作學習之後，我開始對系上課程感到失望，同時，我進入校內一個異議性社團，企望透過社團找尋原初對於社會參與的想像。雖然到現在才過沒幾年，但中間參與過許多大大小小的議題與行動，很多記憶相互堆疊侵蝕變得模糊，仍然有那麼幾個重大的時間點是深刻的。2010年的國光石化事件是我的街頭初體驗，曾在環保署前的集會進行觀察，也參與了上萬人的遊行。雖然僅僅是參與遊行，是個相當軟性的活動，但初次上街遭遇萬人的場景仍然讓我震撼，不論繽紛而有創意的各式標語，那種聚集眾人意志企望捍衛價值的氛圍是在現場之外難以想像，也是最原初素樸的動力。與此同時，我們也在校園內舉辦國光石化週，於活動中心擺攤向校內學生宣傳議題。初次嘗試與陌生人對話，溝通對於議題的想法，嘗試說服與聆聽不同意見，人與人的交流是散播議題的基礎，但若缺乏立場與自身的思考，交流難以有效，這些都是我在街頭透過議題學到的第一課。慢慢的，透過廣泛的在外圍、在地方參與議題，以及在社團與夥伴的對話，我越看越多，也越來越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安份於課堂，我似乎已在課堂之外找到我原初想盼的社會工作靈魂。

隨著在街頭的時間越來越多，我也開始思考究竟何謂社會工作的價值，為何我選擇從學院逃走，又想在街頭尋找什麼？社會工作應該是什麼樣的存在，而我的社會工作想像又是什麼？這是一連串的大哉問，但也是我對自己內在不斷的省思，很單純的，我只想找出回應內在疑惑與渴望的答案。

這幾年來，耕耘較多的議題是移工權益。大二那年因著學姊的介紹進入一個移工運動組織幫忙擔任志工，後來也在當中進行學期中的實習，前後約有兩年的時間吧。雖然該單位裡面沒有所謂的社工職務，也缺乏相關背景的工作者，但這段參與經驗卻讓我開始思考何謂社工角色。應該這麼說吧，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對於「傳統」的社會工作領域提不起勁，諸如婦女、兒童、貧窮、身障等特定領域，都沒有特別深刻的興趣，但社工是否只有這些「專業」樣貌呢？在移工運動當中，我看到制度對於人們的不友善，政府聯合資本剝削工人的合謀，甚或整體社會環境的歧視，毫無疑問的，這群移工朋友在台灣絕對也是「弱勢」群體，這時敏感一點就會連結到社工角色，但我幾乎看不到社工在這當中的身影。我知道還是有

社工在其他移工組織工作，但都是小眾的吧。就是這樣，我開始瞭解在建制的社會工作專業領域中，許多需要社會工作者現身的領域都被排除了，如果說社會工作是與「弱勢」群體一起工作，如果說我們認為社會工作者有其工作價值，何以在社會上許許多多的議題中並不存在，甚或存在於對立面依法行政？我感到疑惑，但也慢慢找到自己的出口。一次又一次，我深刻體認到社會工作不該是被框定在固有領域，不該墨守固有的工作方法，我對自己說，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社工可以著力的角度，因此，我慢慢安於徘徊在主流領域之外，即使在街頭，社會工作一定也有它的價值。

另一次深刻的參與，是我在華光社區擔任反社區迫遷運動的組織者。這是我第一次以組織者的身分參與議題。以議題的角度來說，這似乎是比較符合「傳統」社會工作的想像——社區工作者。即便我在當中始終以運動者、組織者的角色自居，不可否認的，這議題與社會工作的連結更加強烈。

約莫 2013 年底，我跟一群來自各領域的學生朋友一起進到華光社區。當時已經是社區面臨拆遷的最後一段時光，我們想盡最大的努力抵擋拆遷，除了社區本身有其歷史成因與文史價值外，仍居住其中的社區居民是另一重要因素。諸多因素下，有能力搬走的居民多已自行搬遷，剩下的是不願搬與不能搬的居民。在此，我無意針對議題著墨太多，僅概約陳述當時所見。面對強制拆遷以及政府追討不當得利的雙重壓力下，居民處在一個極度緊繃的生活狀態，也有居民表示他們覺得自己隨時都處在精神崩潰邊緣。其中最關鍵的是經濟問題，許多的經濟弱勢戶在迫遷後無處可住，更不要說天文數字般的不當得利金額追得他們毫無未來可言。在這當中，當地社福中心的社工也曾試圖斡旋過，但他有心卻無力，上層指示下來的壓力、法規不符現實卻也只能依法行政，公部門基層社工員的能動性有限，公部門幾已確定是條死路。

在介入初期我曾對社區現況感到無力，思索著在這處境下到底社工能做些什麼。在一次閒聊中有居民提到他們想尋求心理諮商，覺得自己以及許多居民的精神狀態都無法支持下去並開始影響日常作息，於是我找了專長精神社工的熟識老師談談。跟老師簡短討論之後，我領著她到社區走走瞭解大致狀況，當時我只覺得「啊，社會工作好像可以有些幫助了！」，陪著老師在社區繞了一圈，針對重點家戶進行簡單的訪視，提出些許可能的幫助，像是有身障者需要便宜輔具的管道，或是尋找經濟上可能的支持來源等等。這段路上走著走著心裡有些感動也有些許無奈。我想到的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除了公部門無力的社工之外，還有什麼

社工資源可以使用？沒多久就是新年，新的學期老師也因為本身工作而無法繼續提供協助，原本以為終於可以連結到的社會工作資源又消失了。當時的確想不到還有什麼社福資源可用，公部門早已宣告失效，各專業領域的社工又怎麼會來到這個業務範圍外的社區協助呢？再一次，我對於社會工作的現實環境感到沮喪。同時也對自己的不學無術感到生氣，除了抗爭之外，好像也就只能提供僅有的關懷與陪伴，更多的資源連結更多作為都有限。也才真正有感於社區社會工作人力的不足。類似華光社區的自營聚落在台灣各地其實還有不少，若非抗爭使議題檯面化，其餘相似問題仍舊默默持續發生。但全台灣的社區社工又有多少呢？社區裡有婦女、小孩、老人、低收、精障、身障、當然也隱含許多「高風險」家庭，這些不都是現今建制化社會工作的案主標的嗎？還是必須要等到政策真正製造出「弱勢」圖像，社會工作者才願意出面呢？教育端對於社區工作的忽視，相對困窘的工作條件與高負擔的工作要求更使有志於社會工作者卻步。老實說，若非實際在社區中蹲點過，四年的學院訓練帶給我的社區工作養分近乎於零。但你說社區工作重要嗎？要我說的話我會認為它是最重要也最艱難的社會工作領域，也最貼近原初的社會工作樣貌。

要回應對於社工教育的想像，或許必須回到問題源頭，「究竟我們理想中的社會工作應該是什麼樣貌？」，唯有確立目標才能好好回頭檢視教育端哪裡走偏了。從當初觸動我的「與弱勢一同工作」，到後來發現並不是每種「弱勢」都能得到社會工作者的關懷，照章行事綁架了社會工作者的想像與能動性。這段時間的看見，我打開了對於社會工作的想像，離開學院走到街頭，少了建制的規訓箝制，我得以看得想得更多。社會工作不應該只存在於劃定的案主框架內，社會很大，人群的樣貌亦多元，我們對社工本身與案主群的想像也不應該如此窄化。作為社會工作者，我們不能脫離當地的社會脈絡，應看見社會、看見底層、看見真實的人群樣貌。社會工作者們，讓我們暫時拋開教科書，忘記規章教條，走向社會、走向人群吧！一起發掘社會工作的更多可能。

肆、 繼續，走向何方？

文中因著三人各自的思考軌跡零散的對於一些現況提出異議，諸如 1. 社工專業化、證照化；2. 社工分科（分成特定領域，排除其餘領域）；3. 個案工作霸權，社區工作凋零；4. 社工教育缺乏社會參與/倡議教導。這些都是一直以來社工學界內激辯的大哉問，於此並未特意側重著墨，僅希望以社會工作學生的角度提出

對於教學現場、社工發展現況的一些觀察，亦希冀能開啟更多對話的空間。

在這篇反思社工教育的筆記當中，我們嘗試從自身經驗出發，回顧過往成長軌跡當中的種種感受所帶來的價值衝擊，進而慢慢發展出對於社會工作的更多想像。這些想像或許還很年輕，但不要忘了台灣的社會工作發展亦不久遠，改變仍在持續著，問題在於我們希望它變得如何？

我們因著 318 運動而走在一起，也都仍在社工領域學習著，身為社工後備軍的我們未來極可能繼續投入社工職場，那麼，又該走向何方？這份書寫對於我們而言是個嘗試，亦有所期待。過往對於社會工作的批判大多是零星的、研討會式的現身，缺乏進一步的組織集結與再生產的能量讓人感到可惜。如果我們認為現階段的社工教育甚或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不若自己想像，那麼，將這些不同聲音累積、聚集起來一起思辨討論，進而行動，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條更理想的社工道路呢？

最後，容許我們打個小廣告。由於 318 運動的衝擊，一群社工學生組織了「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經過五個多月來的運作與內部激盪，我們期待透過組織、論述與行動提出對於現今社會工作環境的反省與改變。如果你也認為組織與夥伴是重要的，那麼，歡迎加入我們一同思考社會工作的更多可能。

伍、 參考文獻

1. 方昱 (2009)。反思性社會工作：「漂流社工」的社區實踐與社工教育。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1)，83-99。
2. 王增勇、呂又慧 (2009)。向水深處划去：從陳怡吟的書寫看社工的靈性修養。生命教育研究 1(1)，55-82。
3. 甘炳光 (2010)。回歸信念：社工信念的實踐。香港城市大學。
4. 林萬億 (2012)。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台北：五南
5. 盧怡秀 (2011)。社工系畢業生投入社運組織之經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